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

不可阻擋的鐵流

立 高 作

平 明 出 版 社

L13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靳以編

第八種

不可阻擋的鐵流

立
高作

版權所有 ★ 不許翻印

新中國文藝叢書 第八種

不可阻擋的鐵流

作者 立 高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總經售

定價人民幣四千七百元

1952年8月初版(0001—15000冊)

不可阻擋的鐵流

第一章

「轟……轟……轟……」

「咯咯……攻攻……咯攻咯攻……」

整整一夜，美國人的大砲和機槍的射擊沒有停止。從砲火的響聲似乎都可以聽出來，當他們開火的時候手都在發抖。這時，在朝鮮這一線冰天雪地的山川上，不時爆炸着各種口徑的砲彈，飛濺着的火焰，照耀得天空忽明忽暗，交插如梭的曳光彈，好似紅綠的繩子織成的魚網，飛舞飄動着蓋在頭頂。帶着紅燈的美國飛機，響着焦燥沈重聲音，不斷投下照明彈，照明燈三五成羣地飄在空中，把大地照的透亮。然而，這一切並不能減少他們的恐懼。三個月來，他們連連敗給中國人民志願軍，退出了廣大的土地，死傷了好幾萬人。這幾天，美國的將軍們只是下令撤退，大批的輜重和彈藥都扔掉了；士兵們有的丟了槍，有的掉了鋼盔，有的連褲子、鞋襪都來不及穿，就這樣赤着身子披着軍氈狼狽的向下

敗退。但是在他們背後緊緊追擊着的中國人民志願軍，突然消失了。那些美國的將軍們下令停下來，趁機喘一口氣，那些送死的美國兵，像睡在葫蘆裏一樣，他們不知道是不是要在這裏防守，還是繼續敗退？現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是否已到了他們跟前？他們也一點不知道。因此只管盲目地射擊，借以壯膽。

一夜就這樣過去了。東方放出了淡淡的白光。天亮了。

幾聲猛烈的爆炸，把剛剛迷糊着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郭連長震醒。他猛地坐起來，睜乏已極的眼睛有點睜不開，原來避彈坑裏已射進了刺眼的陽光。這時刺耳的飛機俯衝聲從當頭急掠而過，接着又是幾響爆炸聲。新挖的土震落下好幾塊，暴風從洞口猛烈地撲進來，差一點將他推倒。他判斷這炸彈是落在了他們的陣地上。正彎身想出去看看，一個黑影急撲進洞裏來，把郭連長又撞倒在地上。

「誰？」

「我。」

原來是齊指導員。他累的還在喘氣，正張嘴準備說什麼，在他們頭頂清脆地響了一

梭子機關砲，子彈在交通壕的對岸划出一溜烟塵，炸起的碎土崩進洞裏來。

『怎麼樣？』郭連長睜大着兩隻機靈透亮的眼睛望着他問道。

『敵人已經發現了我們，戰士們的情緒很高，炸彈落在我們左前方一點，只差十公尺！』齊指導員沉着着的，用他那寬大的嗓門說着，然後用舌尖潤了一下乾燥的嘴唇，摘下了帽子，抖了抖泥土。他那風塵僕僕的圓臉顯得黃了些，前額上幾道粗大的皺紋顯得更深了。只有那一雙栽滿黑長睫毛的細長的眼睛，雖然有些紅，但仍覺得精神奕奕永不疲倦。他們已經追擊了三天，昨天晚上用強行軍的速度撲到了敵人面前，精神準備迅速咬住敵人的尾巴，向敵人進行閃擊。可是上級卻命令他們連，在這個凸出的小山頭上挖修工事準備防守。他們在極度的疲勞與饑餓中，整整工作了一夜，天矇矓亮才歇歇。然而天剛亮飛機就又來騷擾了。

『媽媽的！』郭連長忿忿地罵道：『美國人就是這一套，瞎扯淡！』

飛機又掃射了幾梭子轉到別處去了。郭連長伸起胳膊打了個呵欠，說道：『老齊，瞧你的眼睛紅的，歇一下吧。什麼飛機大砲，不要理它！只要敵人敢來動動我們，半條腿也不

讓他跑回去。老齊，不管怎樣，上級命令守，咱們就從防守中取得勝利，沒有敵人什麼便宜好佔！

「是啊，嗯，」指導員點着頭閃着眼，之後，又有點神祕地說：「夥計，我看上級這次有文章；你想，敵人正潰不成軍，爲什麼忽然停下來防守？」

「對！一定有道理。」停了一下，郭連長恍然大悟似地贊同道：「不過……老齊，你說爲什麼要派咱們連防守呢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因爲咱們打得硬！釘得住！只有咱們才能勝任呀！上級有計劃，決不是亂來的。」郭連長很自豪地挺直了身腰，齊指導員笑了，故意打趣道：

「這也未必，難道說別的連隊就擔負不了這個任務啦？」

「別的連隊……我認爲咱們是頂合適不過了。」

郭連長仍固執地說；齊指導員又笑了。

他們兩個在解放軍一起工作了三年多，一起消滅了東北的敵人，一起解放了全中

國。美國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，逼近我國的大門，他們又一起報名參加了志願軍。指導員三十來歲，是個溫厚沉着的人，他工作很周密，什麼事處處都想得到；郭連長才二十三歲，是個勇敢機智的青年指揮員，遇事迅速、機敏、果斷，打起仗來像生龍活虎一般。在敵人炮火下穿進穿出，從來不知危險是什麼，在他心目中，是沒有打不敗的敵人的。他們兩個合作得很好，因此每個任務都完成得很漂亮，得到了上級的信任；什麼重要的任務常常交給他們，所以郭連長他就覺得這個任務也一定是非常緊要的。

「我到前沿上去了。」郭連長跪起身來說。「你休息一下吧。」

「我要派人去催飯。」

「飯怎麼樣了？」

「開始找不到糧，敵人把糧全都糟蹋光了；現在運來了糧，又不能燒火，飛機老在轉，把伙房也炸壞了。司務長正在想辦法。」

「得快一點了，昨天下午戰士們就沒撈到飯吃，工作了一夜，說不定馬上又要戰鬥。」

「是呀，戰士們够受了。」

郭連長首先鑽出洞來。砲彈仍在零零落落地爆炸。望望左前方的高山，山上長滿了蒼松綠柏。敵人就守在那山上。郭連長感到了高山對他們的威脅，感到了他們任務的沉重，但他也覺得特別光榮。四外是一片白雪，陣地上挖掘出來的新土，也重新用雪作了偽裝，他順着交通壕向前走去。

郭連長路過三排的防地，見七班的戰士們正圍在交通壕裏爭論什麼。三排長也在那裏。他放慢了脚步，想聽一聽，可是很快被他們發現了。

「連長來了！瞧！請連長談一談。」

戰士們都擠過來，爬在一起望着，他們那短小精幹、朝氣蓬勃的年輕的首長，笑瞇瞇地順着彎曲的交通壕拐到他們面前來了。

「同志們，很冷嗎？」

「打美國鬼子還能怕冷？」

郭連長笑着說：「那你們還是散開一點。」戰士們瞅瞅連長，才意識到他們這樣緊

地擁擠在一起，都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散開了。「怎麼？在談什麼？」郭連長坐下來問。

三排長站起來向連長敬一個禮，說道：「意見分歧了。有的說我們應該馬上攻擊，不應該防守，說放着敵人不打，叫敵人來打我們！」三排長把話說得很有力，但他笑了一下，又做出很客觀的樣子，接着說：「有的說防守對我們有利，可以在前沿大量消滅敵人，等把敵人殺傷得差不多了，再發起攻擊全部殲滅它。嘿，就是這。」

連長覺得戰士們的結論很有意思。因為誰都不明瞭全面的情況，這是連他也作不出結論來的問題。他坐在那裏，笑瞇瞇地用眼睛掃着大家，把大衣裹緊一點蓋住腿，笑着說道：「好吧，那我們談一談。爲什麼應該馬上攻擊呢？」

「報告連長，我說。」一個高大黑粗的戰士猛然站了起來。連長急擺着手笑道：「坐下吧，目標太大了，尤其是你呀。」戰士們「轟」一聲都笑了。

這個大個子戰士叫孟達。他的兩隻手像小簸箕般大，他的兩隻腳好似兩隻小船。人大力大，非常好強，而且有個大大裂裂的脾氣；任何艱險的情況下，他都要引人發笑。他是全連第一名好爆破手；他愛護他的爆破器材就像愛護他的眼睛一樣。每當行軍的時候，

他一個人把所有的器材全揹在身上，誰想換換他，他就會瞪眼睛：在住軍的時候，他便細心地去晒去晾，以免潮溼。戰士們都說：「別瞧孟達，人家是張飛穿針——粗中有細呀！」這話真不假，他在戰鬪中不僅勇猛非常，而且很是機智。這時同志們一笑，他有些生氣：「有啥好笑？」他那咕溜溜的大眼珠子掃了大家一眼。郭連長也笑着道：「好，你講。」孟達又瞅了瞅大家說：

「問題很簡單嘛，不打敵人他又跑掉的他媽的，美國人長着兔子腿，你緊追慢追，嗨，一閃眼就溜遠啦！瞧咱這份兒追擊，腳都拍腫啦！」

郭連長點點頭，又問：

「爲什麼防守對咱有利誰的意見？」

七班副舉了一下手。連長叫他講。七班副向來不愛多說話，什麼工作只是埋着頭幹，雖話不多，心裏可愛琢磨，什麼問題都有自己一套看法，戰士們都說：「副班長是內秀。」這次他忽然和人爭論起來了，而且爭得很兇。他說：

「我同意孟達後面說的意見，敵人是兔子腿，敵人坐着「十輪卡」逃跑，說實話，咱

這「十一號」小汽車趕着有點費勁，所以不能再馬上打它，一打它又會溜掉嘛！」

郭連長雖然覺得他們的理由都不充分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憂慮：怕敵人再溜掉。這是應該考慮的問題。但是怎樣才能抓住敵人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呢？現在他也回答不出來。這時孟達又開口說道：

「副班長，你不能本位，光考慮自己使着機槍，能够在前沿大量殺傷敵人，可是……」

「進攻也能殺傷敵人掩護衝鋒，一樣發揮機槍的威力，我根本……」

「是呀！可是爆破怎麼辦呢？敵人的碉堡會飛到咱跟前來嗎？連長，在出發的時候，你吩咐過：要把器材準備好。你檢查過，沒有含糊吧？可是這會……你說，你的意見怎麼樣呢？連長。」他求援似地望着連長。郭連長向三排長問道：

「你的意見怎麼樣？」

三排長微微笑了笑，說：「我，我有一種看法，我覺得前進比防守好些，防守比退卻好些，呵呵，當然，我也不是反對防守和退卻，比如解放戰爭咱們也撤出過不少地方……」

「呵，是這樣啊，看樣子你是同意孟達的意見吧？想進攻！」他停頓了一下，向大家說

道：

『同志們，大家的心理我知道，大家都急着立功殺敵，殲滅敵人，我也不反對，可是你們談的問題，不是你我的事……』

『我們可以提意見。』

『是的，意見可以提；但上級掌握着全面情況，上級有全盤的計劃。現在，』他的面孔嚴肅起來，『我們每一個革命戰士，要堅決服從命令，要我們攻，就堅決地攻，要我們守，就堅決地守！不准馬虎鬆懈！好，就這樣。』他站起來向他們搖了搖手，向最前沿走去了。戰士們望着他的背影，有的吐了一下舌頭，說：

『同志們，看樣子……準備防守打反擊吧。』

一排守在前沿上，見連長來了，都從避彈坑裏伸出頭來問道：

『連長，有命令嗎？前進吧！真驚的够勁！』

『同志們，飯不久就會弄來的，再忍一下吧。』

他所答非所問地走了過去。見了一排長談了談情況，敵人並沒有攻擊的徵候。他們

正談着，忽然敵人向他們的陣地打砲了，巨大的砲彈在他們的前沿炸開，震得人耳朵嗡嗡叫，濃烟散開來，罩住了小小的山頂，連長急忙鑽出洞來，跑到最前沿上去，這時，五架飛機直奔他們的陣地而來，兩架戰鬥機向下一栽「啾啾啾……」就是一梭子機關砲，郭連長向壕壁上一貼，急向伸出頭觀望的戰士們喊：

『看什麼隱蔽好！』

四架戰鬥機好猖狂，穿梭來往不住迴旋掃射，打得陣地上烏烟瘴氣。一個戰士喊：『投彈了！投彈了！』說話之間，只聽嗖嗖一陣尖叫，一顆炸彈在他們的陣地上炸開，原來是一個大汽油桶，烈火在土上，雪上蔓延開，噲得人出不來氣。

『連長！糟糕！連長……』有人喊。

連長的棉大衣燒着了，他急忙脫下來扔在一邊，可是腿上的火又在向上冒，他急忙躺下打了一個滾，火算熄滅了，棉襖棉褲上還在冒烟。一排長跑過來，一面幫他熄火一面問道：

『怎麼樣？連長。』

「沒啥。」他用手擦了一把臉，眉毛被燎了一下。「你去隱蔽。」他命令道。一排長沒有去隱蔽，只和連長距離拉開了一點，兩個人注意觀察着陣地前面。

飛機又扔了兩個汽油桶，沒有落在陣地上，打了幾梭子機關砲，向東飛去。郭連長看看前沿附近，只見地薰黑了，雪燒化了，但陸地上的敵人卻沒有一點動靜。

「注意一點。」他向一排長說，「不准鬆懈！指揮員要緊緊掌握情況。」

戰士們都出來，修補砲彈和飛機打壞了的工作。

「報告連長，」營部通訊員一面喘着氣跑來了，「營長請你馬上去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馬上？」

「馬上。」

郭連長轉過身又向一排長命令道：「敵人要敢來，不能放走一個！一個也不行！」說罷，他急速順交通壕向回跑去。燒壞的棉衣似乎還在冒烟……